

# 恭喜你 学会了和生活 开玩笑

廉春明 著

一个会讲故事和很有故事的相声大师写给你的人生励志书

讲述 70 年 江湖 过往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 恭喜你， 学会了和生活开玩笑

---

廉  
春  
明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恭喜你, 学会了和生活开玩笑 / 廉春明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060-9383-5

I. ①恭… II. ①廉… III. ①廉春明—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6 ) 第295927号

恭喜你, 学会了和生活开玩笑

( GONGXINI, XUEHUILE HE SHENGHUO KAIWANXIAO )

廉春明 著

---

策划编辑: 鲁艳芳 老 牛

责任编辑: 杭 超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7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383-5

定 价: 39.80 元

发行电话: ( 010 )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 010 ) 85924736

## 序言：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感谢出版社能够出版我这本书，感谢为我出书的朋友们给我的热情帮助，使我能借着这个平台，展现我生命历程里的一些难忘碎片。虽说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等我坐下来回忆七十余年往事的时候，确实有许多值得怀念的故事。多少情感，多少慨叹，像一波波海浪在我的心头涌起。

我生于1943年的北京，小时候由于家里生活困难，11岁到天桥卖牙刷，15岁初中毕业就去学徒，再后来当兵，又复员当工人。可以说，在我1979年去北京曲艺团之前，也和很多人一样，平平淡淡，中规中矩，是一名合格的首钢卷线工。然而，我一个没有学过什么中文写作专业的年近不惑之人，后来竟成为了国家一级编剧，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以前有不少年轻人总问我：您怎么出的名啊？说实话，这个话题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回想过去，我在首钢当工人写点什么都靠业余，我身体不好，妻子反对我搞创作，每次我都偷着写。

夜里我先躺在床上假装睡觉，等妻子睡着了，我才偷偷地把灯打开，趴在床上写。家里用的是拉线开关，我把灯绳拉开不等出响就压在胳膊肘上，然后开写，只要我妻子有动静，我一松胳膊肘电灯就灭了，不会出响，等确认她没醒，我再一次把灯绳拉到快要出响的时候继续写，这可以说是我的专利。

那些年我为了写作，吐过两次血，住了14次医院，因此有的朋友管我叫拼命三郎。我觉得，要想干事没点拼劲恐怕不行，我所认识的编者们基本都是夜里欢。记得我小儿子每到夜里两三点钟起夜，都能看到我在那里爬格子，有一天可能受了感动，说：“我知道怎么出名了！”

以前，北京曲艺团编导组在西单剧场，中午吃完饭大家都要在一起聊天，我却躺在值班的床上睡一个眨巴眼觉，只要醒来扒拉开桌上的东西就写，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有一位叫贾文华的老师说：“他能不出名吗？”

搞创作那会儿，我脑子总不闲着，想起来什么坐下来就写。有一次我坐在民族宫附近的一棵树下写起来，被一位同行老师看见了，说：“这么乱你也能写？你看，屁股底下都是绿色的肉虫子。我低头一看可不是，不知道树上什么时候掉这么多肉虫子？”而且把我裤子都染了，后来洗都洗不掉。现在一想，真应该把那条裤子留作纪念。

我认为做事业，就应该到一种执迷的地步。否则，半爱不爱终究会半途而废。

我没上过大学，但我看过许多书，很多大部头都是我住院时啃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书是看不到的，幸好，我们厂宣传队有个叫陈小康的，他父亲是电影《南征北战》主演陈戈。他父亲那里有好多书，每次他都给我拿许多让我看。可想而知，一个口渴的人找到了清泉那是个什么心情！

有一年，戏剧学院搞了一届编导班，就是牛群、冯巩念的那一班。我非常想去进修，就报了名，局里同意了，团里却不让我去。没办法，我

把教材搞来，心想，你们学什么我学什么得了。就这样我一个科一个科地自学。那时候工作忙没时间学，我是忙里偷闲，为了学习看书，我坐地铁见了熟人就躲，怕别人跟我聊天；晚上坐 337 路公共汽车回石景山，因为车里的灯光很暗，我就借街上的灯光，汽车在行驶中快到电线杆子的时候光才能进来，我可以趁机看几眼，等到下一个电线杆子到来再看几眼。就这样我坚持把进修课程学完了，想起来也真不容易。

一个人要事业有成，光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行，还得有人提携，就是我们常说的贵人相助，我遇到的贵人就是马季老师。想得到真传就得跟高人学，这是一条成功的捷径。我在业余的时候写了一段相声《师傅和我》，这段相声在当年轰动一时，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段相声是马季老师亲自动手给改的。我也因为这段相声，在相声界挂上了号。1979 年，我的另一段家喻户晓的相声《指妈为马》也是马季老师一句一句给改的；1983 年我的相声集《约会》更是马季老师鼓励我出的，他给找的出版社并写了序。

马季老师为了让我写好相声，把相声秘籍送给了我。我所说的相声秘籍实际就是广播说唱团出的传统相声集，内部叫四大本。这四大本都是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保等老师凭口述、用蜡版篆刻、油印后装订出来的，在当时来讲非常宝贵。马季老师告诉我，要想把相声写好，就要好好向传统学习。

得到这四大本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相声秘籍对我后来的相声创作无论是段子结构上，还是组织包袱上，无疑注入了不可缺少的营养。那几年我写的《武松打虎》《包公传奇》《三厢情愿》《风灾》等，包袱多，演出火爆，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相声老前辈王长友悟出其中奥妙，他说：“你的相声包袱，我都能在老相声里找出来！”

马季老师还告诉我一个秘诀，他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写，就写相声，等出了大名了，你爱写什么写什么。”我听了他的话，就攻这一门，甚至

连快板、数来宝都不沾，果真奏效。我们团也有高人，这一秘诀被曲艺团王素稔老先生看破了，他说：“做事就得像廉春明，他别的什么也不写，就写相声，写出名来了！”

后来，我写了电影，也写了电视剧，那时候我还怕马老师说我。结果，马季的弟弟马树明对我说：“先生说你现在成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吧，先生不管了！”不但不管，而且还鼓励我，让我把传统相声“八大棍儿”改成电视剧。

我写相声有了一点小名气，不代表什么都懂了，我知道我住在北京得天独厚，守着中央电视台，周围净是国家一流的相声演员，所以不是我能耐比别人大多少，而是我的机会比别人多，就是这么回事儿。

山外有山，比自己强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们曲艺团的王增贤老师就是一个。他组织包袱的能力非常优秀，我一向视同行为老师和朋友，便经常向王老师请教，得到了王老师的信任，在关键的时候王老师帮了我的大忙。相声《武松打虎》在创作中始终没有一个理想的结尾，有一天王增贤老师跟我一起熬夜找底，脑浆子都快流出来了也没找着，急得王老师说：“这底太难找了，急得我都快下小老虎了！”我一听拍手称快，说底有了！他说什么底，我说就是下小老虎！你看，多个朋友多条路，能人背后有能人。

这些年来，我还悟出一个道理：做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千万不可自以为是。和演员之间的团结尤为重要。我常说，没有演员就没有作者，为什么？如果没有演员把这块活儿立起来，观众谁能认识你的作品？我的文字相声只不过是个载体，演员把它搬上舞台要进行二度创作。李金斗为了演好《武松打虎》四次到李万春老师家去请教。刘洪沂为了演好《包公传奇》怕嗓子坏了，把酒都戒了。

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要告诉读者什么呢？我希望能从我这本书里找出一点有用的东西给大家。哪怕是一点点，一丢丢也好。我现

在上了年纪了，常常遇到一些人谈起过去，就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年轻时，有多么美好的憧憬和抱负，可是，当到了天命之年才发现时间匆匆，自己仍一事无成。随着一声哀叹，只剩浮想联翩：假如，当年我要怎么怎么；如果，当初我要如何如何，可能就是另一种辉煌。

然而，历史不相信假如，也没有如果。一个人的历程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积累起来的一条线，这些点是自己点的，等到自己把这些点连成一条线时才恍然大悟，我怎么是这么一条线呀！？

各位朋友，如果您身体还可以，还有什么念想一直在心里，那就赶紧行动吧，时间是最宝贵的，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廉春明

2016年9月29日于美国

## CONTENTS

## 目录

|         |       |             |            |          |       |         |           |         |           |         |        |        |           |
|---------|-------|-------------|------------|----------|-------|---------|-----------|---------|-----------|---------|--------|--------|-----------|
| 038     | 034   | 032         | 030        | 026      | 022   | 019     | 015       | 013     | 012       | 010     | 002    | part 1 | 生活才是最高的艺术 |
| 不是当官的材料 | 模范者难当 | 在首钢宣传队的一些趣事 | 『文化大革命』批斗会 | 参加『四清』运动 | 文工团逸事 | 成为文艺轻骑兵 | 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 | 重返校园学文化 | 难忘的三年自然灾害 | 『大跃进』时代 | 我的童年岁月 |        |           |

093 082 075 072 059 052 049 047 045 043 040

○ ○ **part 2** ○ ○ ○ ○ ○ ○ ○ ○ ○ ○

忆马季老师二三事 无心插柳柳成荫 艺人江湖 人要知恩、报恩 老不歇心 内助之贤 攒的就是朋友 好说话但是要有底线 不论断是非 不知讲究的人 别拿自己当回事 不爱开会的人

192    187    168    159    155    152    145    142    140    135    127    124    114

我知道的李金斗

傻子专业户李建华

天长王谦祥，日久李增瑞

『天桥艺人』刘洪沂

画家李嘉存

史文惠的《英雄启示》

捧哏巨匠唐杰忠

铁哥们儿李绪良

侯耀华、张国立趣事

情系广播三刘

我与方清平、付强的缘分

相声奇才郭德纲

大智若愚的好捧哏于谦

232 230 226 219 215 212 205 203 199 197 195

part 3

创作心经

作家的生活在基层

脱离生活创造悲剧

语言是作品的灵魂

有个干儿子是警察

疑似干儿子汪洋

胖干儿子李晴

廉戴关系

胖胖小艺友王玥波

我和应宁

关于何云伟

徐德亮与王文林

|           |       |       |            |         |           |     |         |         |               |        |         |           |           |
|-----------|-------|-------|------------|---------|-----------|-----|---------|---------|---------------|--------|---------|-----------|-----------|
| 274       | 271   | 267   | 263        | 256     | 253       | 251 | 248     | 246     | 243           | 240    | 238     | 237       | 234       |
| 白莲组合的创作高峰 | 难啃的骨头 | 触碰古装戏 | 遭遇更年期与盗版光碟 | 能人『刷色张』 | 『水至清则无鱼呀』 | 搞电影 | 用短剧小试牛刀 | 从相声里走出来 | 《人民日报》尚未发表的相声 | 不好写的相声 | 山后练鞭的日子 | 不是什么都能写相声 | 我与情景喜剧的情结 |

# part 1 ▶▷

ShengHuo CaiShi ZuiGao De YiShu | 生活才是最高的艺术

## 我的童年岁月

我1943年二月初六出生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下东河沿。今年73岁，属羊的。我们家是做牙刷的，父亲叫廉经文，叔叔叫廉记文，哥俩开了一个工厂取名叫“文聚祥”，我记得厂里有很多机器，听说最多的时候雇有五十多个工人。买卖不错，生活无忧，家里人还买了一套非常整齐的四合院。据老人说，我们是河北安平人，爷爷家很穷，但因廉家祖辈出秀才，爷爷省吃俭用供我父亲上了六年私塾，后来实在供不起了，我父亲14岁背个小铺盖卷来北京学徒，学的就是做牙刷。

过去的牙刷是牛骨头把的。牛骨头买来要浸泡，然后把骨头弄干净，用锯劈成一截一截的半成品，然后用手工打眼儿，栽猪鬃。猪鬃栽到眼里叫栽活，栽活多由一些家庭妇女手工完成。附近许多家庭靠妇女栽活养家糊口。

河沿做牙刷的扎堆，说起来都是老乡和师兄弟。另外，除了做牙刷的以外，还有做牛角活的什么梳子、刮舌子、鞋拔子这些东西。总之，无论做牙刷的还是做牛角活的都离不开泡材料。这种泡骨头的水气味难闻

无比，那一缸缸的臭水无处排泄就倒在护城河里，这就是做这种生意为什么要住在河边的原因。那年月也不懂环境污染，只记得我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污染很严重。

我家西面不远是北京前门火车站，河对面是城墙，城墙下是火车道，来来往往的火车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声，初来乍到的人晚上是没法睡觉的，也就是我们在那里生活久了的人才能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功夫。

臭味儿加噪音已经够人受的了，那年年的河患更让人苦不堪言。那条护城河在平时不是很深，一下雨水就多了，赶上下大雨，河水汹涌澎湃，经常淹死人。我家西口有个大傻子，有一年发大水，傻子去河边捞漂浮的木头，出溜到河里淹死了，傻子很孝顺，他的死苦了他老妈。

我小时候后河沿有一首儿谣：“后河沿儿两头洼，不是死俩就死仨！”

河沿东口还有一个叫街的，叫街的就是喊着要饭的，我还依稀记着她的吆喝声，“谁有剩吃的给我点吃哟——”，很可怜。还有一个没鼻子老太太露宿街头，小孩子们淘气，大人就说没鼻子老太太来了，拿她吓唬孩子。

这条河边上住的没什么有钱人。1948年底解放军围城，能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炮声，老百姓怕炮弹掉下来，家家门口都挖防空壕。壕是一米多深、七八十厘米宽的一个沟，炮弹来的时候在那里蹲下。家里挖防空洞，北京那时候地下水很浅，有的家挖着挖着就能挖出水来。北京水甜，那会儿没有自来水管，喝水都得去东口井里挑水，后来在院里下管子安了个压水机。解放前也没有电灯，点煤油灯照亮，黑天屋子里火苗凄凄，显得可怜巴巴的。

那时候富人也不多，有饭吃就不错了。解放军围城那年，我只有五六岁。城里粮食紧张，老百姓一大早就排大队买粮食。有个卖粮食的是个麻子，当时我家算是有点钱，夜里头让粮店麻掌柜偷偷地把粮食倒在院子里的缸里。

老百姓出城门和进城门都要检查。我记得我父亲骑车带着我到宽街教堂去聚会，刚一进崇文门，就有检查的。我父亲把车支起来，有一个戴礼帽的人走过来，让父亲把胳膊伸平，那个人从腋下摸到腿脖子，主要是查有没有枪藏在身上。然后，他后退一步，向我父亲一鞠躬，伸手放行。

北京解放那一天，天特别亮，年幼无知的我也不懂，喊了一句“解放了——”，家大人赶紧制止：“你懂什么叫解放了吗？你也不怕给你逮起来。”

一队队解放军进城，我们家胡同也来了解放军，战士都靠着墙根儿坐着休息，热情的老百姓给解放军送水、送吃的，解放军不停地唱歌，很快就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解放军进城不忘在老百姓中做宣传，派一些文工团的女演员在胡同里、街道两旁教人唱革命歌曲，学唱的大都是一帮孩子，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好像是“骂了一声蒋介石，出卖中国人”什么的。

因为有战争，那时候北京各方面都很落后，小时候我姥姥领着我到东口崇文门大街看大汽车，等半天来不了一辆汽车。崇文门门楼下是火车道口，来了火车放下栏杆等火车过去才能走。那时候堵不了多少车，连人都不多。搁在现在，别说八九分钟，有一分钟车就堵到天坛东门去了。

后河沿有许多传说，据老人讲河边原来都是垃圾，死猫、死狗甚至死孩子屡见不鲜；打架斗殴、杀人犯罪也司空见惯。有个叫李狗子的青皮和叫棒子面儿的流氓打架，动武之前李狗子脱衣服刚把胸口露出来，棒子面儿不按规则，一攥子捅进去，李狗子就这样死在河沿，棒子面儿逃跑了，从此杳无音信。

胡同里贫民孩子冬天没有背心、内裤、绒裤，光挺穿一身棉袄、棉裤；买不起皮腰带，用根布带一系；光脚穿棉鞋；到冬天脸、手，带脚脖子冻得都是皴。